

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探析

岳成龙

摘要:李白诗歌中大量运用了水意象,他不仅对水进行了形态万端的精彩描绘,也在对水的审美中注入了自我生命的深切体验,使水意象具有了极富个性和包容性的丰厚的审美底蕴。水意象作为李白恣意率真情感的载体、奔涌不止情思的媒介,拥有多种情感趋向,是悲情、豪情、幽情与知性的复合体,展现出了诗人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生命精神。

关键词:李白诗歌 水意象 思想感情

“古诗之妙,专求意象。”[1]它是诗歌中的基本单位,是诗歌艺术中的精灵。水在中华民族的观念当中代表着一种文明、一种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心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水意象也成为中国古代诗歌中最频繁、最具有活力和表现力的物象。诗人李白心中的万千情思,在诉诸笔端之际,常常要借助若干具体或抽象的意象来加以抒发。水意象无疑是李白众多意象中别具特色的意象之一,具有丰富多样的瑰丽色彩,李白对其可谓是有情有独钟。对于水这一前人经常吟咏感叹的对象,李白别出心裁,不落窠臼,不仅将自身的若干情感投射与此,且加以大胆地创造与革新,使之成为风格独具,情韵深厚的意象。在诗人的笔下,通过水意象抒写着时不我待的悲情,喟叹着为世所遗的愤懑,同时也宣泄着人生快意的情怀,倾泻着冲决一切的气势。水已然化身为李白恣意率真的载体,奔涌不止的情思的媒介,拥有多种情感趋向,是悲情、豪情、幽情与知性的复合体。

一、悲情之水

水的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形态特征便是:活物、活体,亦即永恒的流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2](《论语·子罕》)这是人们面对流水感悟时光飞逝与生命存在意义的源头。李白诗歌中不少流水意象也正体现了这样一种伤逝情结:“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①(《古风三十九》)荣华如东流之水昼夜不停,转瞬即逝,万事如波澜忽生忽灭,而时光的飞逝更生发了诗人强烈的生命意识:“青春流惊湍,朱明骤回薄。”(《古风五十二》)李白还把无形的岁月赋予有形的流水,感叹人世沧桑的变幻:“四时余帝三百秋,功名事业随东流。”(《金陵歌送别范宣》)诗人俯视古今,以金陵空间景物的变化来展示帝王的功业随时间而去,“随东流”十分形象又冷峻深刻。“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李白善发奇思,以水不往东流为喻,形容不可能存在的事物,此处以西北为喻,表示绝不可能。“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梦游天姥吟留别》)生动地展现了李白的心路历程和对人生的多重思考。“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古风十一》)在从容淡定中更加显示出诗人对人生短暂的深刻认识,对时光逝去的无可奈何,实则无奈中亦包含着对

个体生命的执着，超然的背后亦隐藏着理想破灭、人生价值失落后的自我宽解，这种通过流水意象而生发出的深沉思考在《将进酒》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既是对天地永恒的伟大礼赞，又作为比兴引出全篇人生苦短的主题，以一种磅礴的气势伴随及时行乐的醉饮狂歌贯穿全篇。世间一切的功利欲求在他的面前均黯然失色，个体人格与社会秩序的冲突，有限生命与永恒造化的两极矛盾在一种极具超越感的审美境界中荡然无存。当然，在醉饮狂歌的后面仍是对污浊现实的否弃，是对自我生命价值意义的肯定。[3]

流水意象的伤逝情结还常出现在李白送别一类诗中。“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诗中李白将自己和友人的深情厚谊与有形的深千尺之潭水相比，新颖空灵。情谊无形，本难以比拟，然而诗人却正是通过有形之水与无形之情的幻化比拟，生动的将两人的真情凸显笔端，显得自然贴切。“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远别离》）想象奇妙大胆，感人肺腑。“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游人之舟已消失于眼前，长江流向天际，正是孤帆远去的方向，茫茫江水恰如牵连不断的依依怅别之情，情深而不滞，意永而不悲。“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江夏行》）万里长江成为传情达意的媒介，尽显绵无尽头的思念情怀。“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踌躇满志的进取之心甚至可以化作流水，流到诗人向往的地方。

水是无情之水，又是多情之水，于诗人而言，既是痛苦的根源又是精神的慰藉。水之悠长，如同情感之天长地久：“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兼用拟人比喻设问等手法，构思新颖独特，感染力极强。水之曲折，犹如情感表达之隐晦迂回：“相思苦循环，枕席生流泉。”（《去妇词》）水之深广，仿似情感内蕴之深沉广远：“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远别离》）水之汹涌，似若情感强度之起伏波澜：“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水纤柔深渺，暗示着缠绵悠长的情感：“思君若汾水，无日不悠悠。”（《太原早秋》）化抽象为具体。如果说上述意象所蕴含的情感尚属单纯的话，那么像《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流水意象，则又显得复杂的多也沉痛的多：“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全诗所抒发的悲愤与愁绪，完全倾注于这源源不绝的流水中。盛世与华年、亲情与友爱，以致历代风流，千秋雅调皆同逝水，甚至乱我心、多烦忧的今日之日也如水之东逝，不可截留。故而，欲弃不称意之今世，散发扁舟、浪迹江湖。其中所赋予的斩不断消不去的愁绪，又显然是李白独特而深切的现实人生境遇的映现。

在另外一些诗作中，流水意象又常作为一种对抗的力量而出现。由于水可行舟，所以李白常用水之阻隔比喻人生之困境。“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其一》）表现仕途的失意和人生的不幸，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

感染力。“洪河凌兢不可以径渡，冰龙鳞兮难容舸。”（《鸣皋歌送岑征君》）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友人壮志未酬的无限同情。由于水为地之最低处，李白常用与天对照，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展示人生的不幸。“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绿水之波澜。”（《长相思》）形容思念者人与所思之人有难以逾越的距离，有一种海天茫茫、关山阻隔的意蕴，同时又十分形象。这种对照的组合浓缩形式，便是山海的复合意象。“他人方寸间，山海几万重。”（《箜篌谣》）他人心仅方寸而如隔山海，难以沟通，非常深刻地抒发了李白晚年对人生的世态炎凉感。“横江欲度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横江词其二》）“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梁园吟》）通过自然山川的险恶，宣泄愁绪，寻找慰藉。另有不少论家结合全篇探寻意象的寓意时，或解为世路险阻，理想难达，或释为世积离乱，豺狼当道。无论作何种解说，其狂暴肆虐、严酷凶险显然不只是一种客观描绘，而是已经注入了诗人对社会现状的体察和自我生存状况的感受，它是以一种与社会和个体相对抗的力量而呈现的。

二、豪情之水

李白性格豪迈，富有英雄意识，在融入了诗人强烈的主观意识后，他笔下的水意象便特别神奇。“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赞其胸怀开阔，能藏万里之黄河。李白善于对常见的水意象进行大胆地想象：“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横江词六首其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六首其四》）以山为喻，形容浪之凶猛的气势。李白也善于运用飘渺迷离的神话传说，重新熔铸水意象，使其具有独特个性光华。“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上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极力形容华山的高峻雄壮和黄河的澎湃气势，站在华山峰顶遥望黄河细小如丝，黄河水冲击华山，水流回旋声如雷鸣，又运用民间传说，黄河千年一清，圣人出现，使全诗富有浪漫的色彩。还善于对水意象生发绚丽的幻想“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飞泻的瀑布犹银河欲落之势，瀑布的壮美，磅礴的气势，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超群绝俗，诗意盎然。“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雄奇壮美的意象组合，给人一种崇高感。

李白性格浪漫，喜饮酒，美酒成为灵感的催化剂：“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游洞庭醉后三首》）洞庭湖与诗人一样大醉于秋日中，奇幻无比。李白喜欢饮酒，又特别青睐水意象，以水波喻酒在情理之中：“春风东来忽相过，金盞绿酒生微波。”（《前有金盞行二首其一》）春风东来吹拂金盞，绿酒生波，风和酒香，悦人心目。最为奇妙的是《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醱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麴变作糟丘台。”诗人借酒发狂，在醉态思维里，碧绿的汉水仿佛变成了刚酿好的美酒，想落天外，狂放不羁的个性自在其中。

李白把大鹏作为自己精神气质的物化，又常用大海的意象与大鹏的意象相呼应，表现大鹏非凡的神力。“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大鹏乘风飞翔，直上九万里高空，下落时神力无比，犹能荡去大海的水，在无限的力量中表达了诗人对自由人格的追求。透过这些充满夸张奇想的意象，我们看到的是诗人博大的胸襟与奔放自由的心灵。因此，它不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呈现，而是体现着诗人那种非凡的人格力量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品格。

毫无疑问，上述这些意象，无论是作为一种异己力量的肆虐狂暴的黄河波涛，还是作为诗人的精神气质异质同构雄壮变幻的飞瀑江河，所体现的沉重人生悲感和昂扬壮大的气度与力度，在李白诗歌有关流水的意象中最有代表性，最能反应其典型的个性以及审美倾向中最重要的一面，也最引人注目。这不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对自然的占有，而是将内心感受与作为外物的水融汇一体，借水之肆虐狂暴的意象表现其内心的冲突。李白的诗歌中的悲情与豪情往往是彼此共存，形影相随的，从而形成了诗人豪中见悲、悲中见豪^[3]的壮美风格，反应了诗人悲壮豪迈的生命精神，这在诗人有关水意象的诗中也得到了充分认证。如古代的怀才不遇者力求同大海仙境融为一体，并以此倾诉渴望或宣泄烦恼，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游仙驰想式诗歌正是如此。

三、幽情之水

李白不仅对水景中汪洋恣肆、插天入地的一面有一种天然的认同，对其深静、柔滑的一面也有一种植入生命般的敏感与挚爱。水之清空虚静是历代山水诗最为常见的表现对象，它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一种赏心悦目的景致，也是不断诱发情思与想象之美的源泉。水之明净如镜，在李白诗水的意象中随处可见：“绀殿横江山，青山落镜中。”（《流夜郎至江夏》）“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清溪行》）以镜比水之清澈并非李白首创，但他在相当多的诗作中不露痕迹的加以利用，充分表现了他的颖悟及对水之清澈的偏爱。这些意象不仅表现了水之明净的性状，其洞照人心，映涵万物的清美，不也是诗人精神之向往吗？李白写水之明净极为传神的，还是那些虚实相间、似实而虚的意象表现。其中又有近观与遥望，以及泛舟水上妙趣横生的奇想。如：“水色南天远，舟行若在虚。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送魏万还王屋》）“月落沙明天倒开，波摇石动水萦回。”（《东鲁门泛舟其一》）泛舟水上，水天涵映，于是舟也似行于空中。似实而虚，全以想象落笔，蕴涵难以穷尽的审美情趣。李白写水之清又喜欢以空来形容：“楚水清若空，遥将碧海通。”（《江夏别宋之悌》）“天清远峰出，水落寒沙空。”（《岷山怀古》）以上所言之空，即无形无色、若空若无，实际上是真实的存在，乃状其透明感，给人以心旷神怡的美感。

李白诗中出现最多也是最富审美意蕴的，则是水月的组合意象。水与月，一天上一地下，二者都具有透明光洁的特质。李白常以镜比月之清明，也常以镜比

月之清亮。其诗中所说飞镜、瑶台镜等，均是月的代称。月下之水是李白诗中最为清纯明净的图景：“四郊阴霭散，开户半蟾生。万里舒霜合，一条江练横。”（《雨后望月》）“水影弄明色，青光耐愁何？”（《江上遇蓬池隐者》）天地一片空明静穆，四周是目不可穷尽的广袤空间，在这样的境界里，没有世间的尘染与喧嚣，没有功利的计较，诗人心灵通亮亦如这清水朗月。然而，如果没有诗人皎洁的心灵，又何以将此天地通明之境化作这引人产生无边遐思的审美之境呢？这个通体透明的世界是诗人全身心投入大自然，与大自然融会交流的产物。古人常以水之清浊比喻道德之高低，清水意象正是诗人融通自然、超越现世功利精神品格的显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正体现了卓然而立，至真至纯的人格美。

总之，李白笔下清透明丽的水境是未受污染、远离尘嚣的世界，虽然其形态各异，情趣万端，但总是那样的透明洁净，同时又充满活力，它显示出诗人独特的审美追求。无论是思乡、惜别、怀古、赏景，还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思考，诗人在这个世界里的情感活动及所表现出的性格不是忧郁愤懑，豪横悲壮，而是天真质朴，旷达活泼。他不仅深刻把握了水之魂魄所在，表现了其特有的永恒的美，更重要的是它已成为诗人困顿漂泊人生得以安歇之所在，已完全融入了心灵的深处，与他骨子里既超尘脱俗又热烈执着的精神品格相契合。他数量众多的诗篇构筑的这个纯净的境界，也许只有这首诗才能洞明：“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山中问答》）这个世界既是现实的存在，更是李白心灵世界的映现。

水意象在李白诗歌中具有丰厚内蕴，深邃的折射出诗人的思想情感、个性特征及审美倾向，隐藏着诗人的生命精神和人生观照，此文主要探讨了李白水意象中悲情、豪情、幽情。而李白的这三种情感往往是水乳交融的，我们应作综合观。

注释：

中李白各诗均引自：王琦. 李太白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参考文献：

[1]胡应麟. 诗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 .

[2]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2:92 .

[3]裴斐. 李白个性论[A]. 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1989:31.

（绍兴市府办调研二处）